

## 那片竹林

□冉杰

走南闯北了很多年，见过不少竹林、竹海和竹山，但是故乡的那片小竹林，仍在我的记忆里蓬勃地顽强生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一小片片的竹叶似一枚铁钉，紧紧钉在我的心里，拔不出也摇不动，越拔越摇心口也越痛。

说是竹林，其实就是父亲在其他地方挖了一株竹子，栽在离家300米外的乱石林里。从我有记忆时起，教书的父亲每到夏天，就要砍伐几根竹子，用来编制背篋、笕箕等日用品，有时也砍一两根竹子，劈开成条后用来串萝卜、青菜叶，晾干后腌制咸菜。不知道是竹条的清香还是母亲的手艺，母亲做的咸菜很有味道——刚从缸里夹出，一股清香味顿时弥漫开来，吃进嘴里，脆脆的、辣辣的、淡咸咸的，特别是放几颗煮稀饭，稀饭喝起来有滋有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让我垂涎。

当然，父亲也会把死掉的竹子砍了，剥掉枯干的竹枝，打理后做成晾晒衣服的竹竿。

竹子繁殖很快，一株竹子两三年后就会长成一小片竹林，我的童年就在那片竹林穿来穿去。特别是酷热难当的夏天，我和院坝里的小伙伴躲进竹林

里，把残落的竹叶码成堆，用木棍掏一个洞，然后捉来几只蚂蚁看着它们在洞里爬进爬出。这种说不出名字的游戏，我们一玩就是几个小时。

玩得更多的是几个伙伴一起爬竹子，看谁爬得高。有时，一天下来，大家还是在原地打转。因为竹子的下部根本就没有竹枝，也就无法落脚，只能靠双手用力往上攀，竹子很平滑，攀一截就滑下来一截。但好胜心仍让我们不失信心，哪怕是汗流浹背，手心冒汗，也不屈不挠往上爬。

偶尔，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。例如，掰下几片毛茸茸的笋壳去恐吓玩伴，摘下一片青青的竹叶吹口哨……总之，那份快乐的源泉就在竹林里。

仲秋后，母亲去竹林里捡拾掉落的干笋壳，用它来做鞋底。把干笋壳的茸毛用布抹尽，再平整后对比鞋的大小，用剪刀把多余的部分修剪掉。然后用麦粉熬成糊，把笋壳黏在一起，就开始纳鞋底了。母亲白天抽空纳，更多时间是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纳，有时不小心，针扎进了手指，她用嘴把血一吮，又继续纳。然而，笋壳制作的鞋底穿一个冬天就会坏掉，记忆深处的疼痛时时长

## 秋风里淡淡的咸

□甘淑媛

草垛子立起来的时候，稻田里吹来的，是咸咸的秋风。

儿时的我，如脱缰的马，撒了欢地窜在村里的每个角落。于是农忙时，给阿爷送饭便成了我的活儿。我拎着装有搪瓷缸的网袋，在地头的小路上晃啊晃。常常晃到了地方，缸子歪了，菜也撒了。阿爷见我来了，随手抓起一把草垛子铺在田埂上坐下吃饭。我手里抓着没吃完的半块饼子，伸长了脖子望向搪瓷缸。阿爷点着我的额头：“你呀，这么馋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哟！”我嘻嘻笑着，看着阿爷扒拉着缸里的咸菜，将冒着油光的几片肉分到一旁。“那以后就陪着你呗！”我两指一夹，将一片肉丢进嘴里。阿爷扒着手里的饭，“哪能陪你一辈子哪！”我揪着他半白的胡子，吃得满嘴油光。

那时的我不懂，也不曾想过一辈子有多长。只记得秋风轻拂，带着阿爷的气息和飘忽的话语，越飘越远。

阿爷光着黝黑的膀子走进田里，稻

田里的镰刀又“唰唰唰”地唱起来。我自顾自地摘果子，折芦花，或掀起田里的小草垛子，扎一个草人。齐整的割稻声，脚踩在打谷机上呼呼作响的声音，和着秋风里的鸟鸣虫唱，常常引得我昏昏欲睡。我打个哈欠，窝在草垛边。迷迷糊糊间，头上暗了下来，扎眼的光线退去，秋风更凉了。待我醒来，看着顶上拢着的稻草帐篷，穹顶似地替我挡住了西沉的日色。阿爷的背在稻田间上下浮动着，模糊得似在梦中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幼小的心轻轻抽动了，一下，呆呆地坐在晚霞里。阿爷走过来，抓起腰间的衣服，擦了擦脸上闪动的水光。我懵懵地仍未醒来，只记得那天的秋风里淡淡的咸。

阿爷揪着我的小辫子，在我乱成一窝的发间，捡拾细碎的稻草。“阿暖，该回家了。”我咯咯笑着不肯，阿爷粗砺的手捏着我的鼻子，“真是野孩子！”他席地坐下，拿起三四根稻草，对折，交

## 背影

□蓝澜

“爸，我的早餐奶忘喝了，你现在……”“好，我五分钟到！”没等我说完，你早已挂了电话。然后一分不差，在单位门口，我就远远望见你的身影，顶着一头被秋霜打过的积草般花白头发。

你从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牛奶，随着我漫不经心的一句“谢谢”，你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却沉默地淡然一瞥，转身行于我的目送中。

看着父亲步履蹒跚、越走越远的背影，恍惚中，我回到28年前的那个夏天。还是类似的画面，你用自行车载着我，去一所学校参加入学面试。一向少言寡语的你，一路上不断鼓励我要勇敢表现自己。5月，初夏的清风吹动着马路两旁的树叶，奏出沙沙沙悦耳动听的乐曲。阳光透过葱葱蔓延的苍翠树隙，洒在你宽阔的背上。

路过一家鞋店，你说：“要不进去看

看，我们买双鞋。”是啊，好不容易学会了你教我跳的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，要是有一双漂亮的舞鞋，肯定是锦上添花。我进店发现了一双可爱的圆头红色小皮鞋，鞋面上还有一朵火红蝴蝶结，顿感欢喜。你看我盯着那双皮鞋出神，毫不犹豫地为买下。

漂亮的红舞鞋配上我的雪白连衣裙，真是绝配。你上下打量了一下我，露出久违的微笑，从不评价我外表的你居然说：“今天采蘑菇的小姑娘非常有特色……”你的眼中闪出骄傲的光芒，顿时，我的自信被你点亮了。

在校门口，你细心整理我马尾辫上的蝴蝶结，整理我的衣领，就像为我梳理紧张又期待的心绪。你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。一向严肃沉默的你，用甜糖般的微笑为我送来一颗定心丸。我挥手进考场，你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将所有的祝福和期盼都

动我的神经，让我难以忘却旧时的岁月。

在外乡教书的父亲，为节省劳动时间，贷款在竹林旁修了一个牛圈，买了一头小黄牛。我们兄妹轮流割草、放牛，期待牛长得更快更壮。然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天傍晚，牛突然倒在竹林里，一动不动。直到天黑，父亲下班回家听说牛不行了，飞也似地跑到竹林里，双手把牛的头扳过去扳过来，很久才说了两个字：“死了。”当时，天很黑，我看不见父亲是怎样的表情。幼小的我，也难以想象父亲当时的心境。只见父亲沉默了好久，才喃喃地对母亲说：“找根扁担，抬去埋了。”父亲和母亲把牛抬到离院坝一里外的地方掩埋时，母亲说了一句：“要不明天找人刮了？”父亲轻声回应：“船都烂了，还稀罕那几颗钉子？”

直到很久，我才理解父亲说那句话的含义——很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放弃。

是的，人生的很多节点，我们都在放弃，有时很不甘心、很不情愿，但最后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。就像那一小片竹林，据说现在已经长成一大片了，但我没有条件移植过来，就不能不放弃。或许，放弃也是最好的念想。

叉，然后放在掌心，用力一搓，结成了一小节草绳。两头加上稻草再搓，草绳越来越长。阿爷拿起草绳，在我腰间比了比，随即打了个结。“走吧阿暖，回家跳绳去！”我甩着长长的绳节，蹦跳着，不时回头叫着，阿爷背着农具跟着我的脚步。

时光仿佛定格在那场秋风里不愿醒来。当阿爷离开的那个秋天，我呆坐在曾经的田埂旁，看着稻田里晾晒的小草垛子，我拽起一把稻草，用尽了力气，却怎么也拧不到一块。我抱着肩膀颤抖着，任泪水一颗颗落下，不经意流淌过嘴边，带着微微的咸。阿爷的气息，和那一田稻香，飘散在田埂的风中。

呆愣许久，看着手中离散的草茎，或许人如草绳，聚散有时。只是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在晚风里给我搓过绳节，土地也已荒芜，只是每当秋收时节，我仍会微微恍神。

晚风拂过脸颊，轻嗅，咸咸的。我相信，阿爷一定是住在了这缕风中。

送入温柔又坚定的眼神，化作强大无形的能量波荡漾在我的心中。我转身奔向教室。穿过楼道，透过围栏，我看见了你蹬上自行车疾驰而去的背影。

再回首，眼前略显蹒跚的背影消失在马路尽头。再回首，手中温热的牛奶折射着时光的温柔。我明白，所有岁月静好的背后，有你我撑起一方晴空。

有朋友问我，父亲已经老了，你怎么舍得如此差遣他？我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因为他喜欢被女儿差遣。哪天我不让他做事，他还会生气呢！”朋友默契地说：“或许他们怕来不及爱我们，他们所有的尽力发光，是想证明自己还追得上，我们还等得及。”

我们都深有感触，父亲和儿女这架“爱的天秤”是永远无法平衡的。少年不懂父爱深，读懂已不再年少。愿世间儿女都能读懂父亲，愿你我不负父爱，用心生活。

## 看“山”的婆婆

□李秀芹

天气渐凉，床上、沙发上，夏日纳凉的铺盖都撤换下来，秋天的厚衣服从衣橱里取出，寻一个天空放晴、太阳精气神足的日子，开始洗刷，工程颇大，洗衣机、人工一起上，也需半日时间。

秋洗是件大工程，妇人们都用竹筐挑着衣物去河边或石湾里洗，洗完后将衣服晒在小山坡上，待太阳落山后再去取回。我家门口有个石湾，常有村民到石湾里洗衣服，夏天妇人们洗完衣服，将衣服晒在小山坡上，自己坐树下凉快一会儿，衣服就晒干了，或直接将湿衣服提回家，挂院子里晒即可。秋天就不同了，衣服干得慢，夏秋换季时要换洗的衣物也多，就需借山而晒。

常有乡邻洗了衣物，路过我家时喊一声，让我们帮着看衣物。婆婆心细，隔几分钟就出去瞧一眼，衣物还晒着，就放心了，有时婆婆空闲了，还会搬个凳子坐大门口，一边干活计一边看着晾晒的衣物。有时收衣服的人来了，婆婆还去搭把手，帮着叠衣物，秋天，看“山”成了婆婆的职业。

有一年秋初，小山坡上晒了很多衣物，一旁的树上还拴着一只山羊，婆婆怕山羊被人顺走，坐树下等收衣服的人来。等到天彻底黑了，也没见人影儿，婆婆只好喊我和丈夫将衣物收起带回家，再将山羊牵回我家大门口拴着，又嘱咐我丈夫，写个纸条放在石湾旁的石头上，再在纸条旁放个手电筒，若山羊主人来了，看到光亮便会发现纸条，就知道到我家来领山羊了。

山羊脾气倔，我丈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山羊牵到我们家。他说，羊主人肯定是有事忙晕头了，忘了山坡上还有衣物和山羊，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若羊主人知道咱家帮他看管了衣物和山羊，肯定会万分感谢的。

夜里10点时，有人敲我家大门，开门一看，是位四十多岁的壮汉，他说他是邻村的，山羊和衣服都是他家的，他们村石湾里洗衣服的人太多，才和妻子牵着羊来我们村的石湾里洗衣服，顺便放羊。

我丈夫忙跟他细述了婆婆看羊的经过，等着壮汉的客气话儿，但壮汉一脸不悦说：“我计划忙完了就来牵羊，谁知道你们弄回家了，害我走了远路。”壮汉不仅不领情，还抱怨我们多管闲事，婆婆却没把壮汉的话儿当回事，还热情邀壮汉到屋里喝茶歇脚，壮汉回了一句“不用”，扭头就用竹筐挑着衣物，牵着山羊走了。

壮汉走后，我气愤地说，真是费力不讨好。婆婆笑着说：“山羊乖乖跟他走了，一看就是他家的羊，物归原主，咱就放心了，他不感激那是他的问题，倘若咱不管，他的衣物和羊都丢了，他心疼，咱也跟着难过。”

做好事，是人之本分，动机本不是为了求回报，所以无关他人态度，只求问心无愧，这也是婆婆教给我们最好的秋“洗”——保持一颗清澈的心，拥有一片明朗情怀，美好不在他处，美好来自内心。